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
第五十二回 胡永兒情迷王則 聖姑姑煽惑人心

講到金台聽了王禪的話，愁無安身之所。老祖道：「咳，虧你講出這句話來。自古男兒志在四方，那一個所在不是你存身之所麼。」金台道：「是是是，弟子講差了，就此拜別。」老祖道：「不消了，我有話你須記牢：只要等你打勝了郝龍，你災難就滿了。」金台道：「曉得。」那時，鬼谷仙師原把階前這石變成一虎，即令金台坐在背上，一陣風來，人虎凌空而去，不上兩個時辰已到老所在了。大蟲住步，等金台跨了下來，大蟲回山覆旨，不必細講。此時只得四更時候，金台立定身軀想道：「我抵莊轉家，那曉得鬼谷仙師說我回家又要聽信妖言，我一向怎麼聽了張鸞、聖姑姑話說，什麼日真主降世，叫我幫扶他奪天下。如今聽了仙師的話，才曉得從前多是妖言。那王禪老祖是神仙，理當謹記，後來好做本朝的官。他說我的母親有螟蛉，又好過光陰，不知吾母把何人為繼子，莫不是將王則作為螟蛉了？既然難以回家，只好且在江湖上度幾春了。」金台聽了鬼谷之言，不轉家鄉，亦不到江員外家去。若說貝州金台週遊天下，原曾打過七十二個擂台。唱書先生在書場上唱呢，多打一個擂台，多唱一日書，多趁幾個錢，自然沒有盡期唱了去了。如今說本上邊若要打完七十二個擂台，一隻來說的費力，二隻來看的人惹厭，三隻來多費紙張，浩繁得緊，只好一言交代，不及細講了。金台到處為家，無拘無束，見一個擂台，打一個，勝一個。故而名聲越大了。再談金母在家日日思兒，常常兩眼含淚。幸虧大妹賢能，苦進良言解勸。又虧了馬榮為人極好，如比親生一樣。又虧王則、楊豹常來看望解勸。那一日，金母正在心焦，忽然王則來了，叫聲：「伯母，二弟在江西有數十英雄劫牢救出來，已經逃到他處去了，如今有旨意下來，畫影圖形拿捉眾人。貝州昨日到的文書，故而小姪特來通信。」金母聽說，叫聲：「賢姪，我兒有罪於身，如今又是劫監，豈不是火上添油，罪又深了？萬一在他方拿住，仍然性命難保。」王則道：「啊，伯母，吉人自有天相，那裡慮得這許多嚇？活得一年好一年，這是二弟為人非比尋常，況且他朋友弟兄極多，何方不可去呢？母子終有相會日期，骨肉團圓，合家歡喜。姪兒不得多耽擱，就要到衙門了。」便帶上大門，匆匆走到州前伺候。本官坐堂完畢，同朋友說道：「啊伙計，我想金台這個人真不好好的。在著本衙做馬快，趁幾個錢，養養母親，快快活活的過了日子，豈不是好？要往外邊七顛八倒，做這些什麼勾當嚇。離鄉已久，丟下家中，如今未知逃在何方。本官昨日面諭我道：『捉住金台者重賞紋銀五百，有人賄放金台者一體收監問罪。』」伙計道：「哥啊，本官呢，承上而下，不得不如此吩咐。我想金台目下不落海，定歸人所不到之地，躲得乾乾淨淨的了，決不回來的，只好丟在旁邊。王頭兒與他又是好友，我們何必做難人呢？」王則道：「是啊，伙計說得有理。多少役人，大家多是一心，陽奉陰違，不去上緊拿捉。」列位，若講王則，乃是貝州一個馬快頭兒，做人能乾，而且見識高廣，在朋友面上再不刻薄，總寬厚幾分。別的衙役有了什麼疑難公事辦理不來，總要問王則，王則再不冷看，怎長怎短提撥分明，一辦就妥。所以在衙門內，百餘人多是奉承王則的。只要王頭兒說了，無有不依的。就是這些人做生涯的，也把王則十分叫好。所以貝州一郡，「王則」兩字普普有名的。

那日，王則伺候本官早堂過了，空閒無事，一個人打從衙門西首信步而行，看看野景，玩耍玩耍。不知不覺走了一里多路，那地名叫火義街，只見准百多人打成一個圈子，你說稀奇，我說詫異。王則一想，又是變戲法的。不免上前一看便知分曉。便走過來，見一個少年女子，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俊俏身材，尖尖嫩手，三寸金蓮，容貌極美，宛然仙子下降，實則就是胡永兒。王則頓然呆想道：「婦人我也曾見過多或少，從不曾見過這樣天姿的美女。又見這些閒人你一句我一言，多稱：『奇怪，泥蠟燭多能著火，這也有趣得緊了。』」這旁邊一人混名叫曬乾死蛇蝮，一隻手搭在水浸螳螂的肩上，輕輕說道：「兄弟，這個小娘真好。不知肯做生意否？」答道：「阿哥，他若肯做生意，你要那木盡？」死蛇蝮道：「與他睡覺。」水浸螳螂道：「勿要霍勿清。」這位姑娘雖只年輕，但看他非常正經，並無一點油氣。又聽得嬌滴滴叫聲：「列位大爺們，燭兒雖是泥做，比著油澆的又明呢，只賣六錢一對，價錢不貴。」看客多道：「勿信，勿信。泥蠟燭那裡能點？哄錢生意，勿來上你的當。」永兒道：「啊，大爺，你若不信就去取個火來，當面點與你看。如若點不著，一齊打掉了，不要你賠。」一人道：「如此，待我去拿火來。」那人去不多時，火兒取到。胡永兒五指尖尖取了蠟燭，含笑點火。「大爺你看如何？」那人道：「呶哈哈，當真點得著火，比油澆更亮。大家買，大家買，勿買勿是人。咋咋咋，銅錢，銅錢。」一人道：「先是我來，先是我來。」那些人多是你要先，我要先，大家爭買爭付銅錢。三個錢一枝，五個錢一對。只得兩個時辰，登時賣得乾乾淨淨。燭店之中多氣壞了，一日不曾發利市，人人恨這女人。那時胡永兒准百條泥燭已經賣完，人皆散去，單留王則一人呆呆立定。有一句古話說道：色不迷人自迷。王則想道：不知這位姑娘住在那裡？不知他家中可有親人在否？又不知他家中可有弟兄？也罷，我只得今朝老臉上前問問便知了。主意已定，笑微微道：「啊，小娘子，泥燭焉能點火？莫不是騙人錢鈔麼？」小狐狸口中不說，暗思道：「母親叫我尋王則，借賣燭為由在此耽擱，卻卻今朝遇見了。難道與他真是夫妻？」便怪眼睜睜，把王則一看，引得他三魂六魄高飛雲霄。列位，講到妖怪，原不是好惹的東西。那王則本來是個光明男子，今日見了永兒之面就有幾分留戀。又被永兒這雙俏眼一連幾睜，王則心中已有幾分胡思亂想，口角流涎，面如火熱。永兒嬌滴滴聲音叫聲：「客人啊，我並非泥貨哄錢，只為從前曾遇仙人，曾將妙法傳授。還有諸般妙法呢，只因母親年老，哥哥殘疾，度日如年，苦不可言。故而奴家無計可施，只得舍著臉兒到著這裡賣燭趁錢，拿到家中去度日。客官休得多疑，實不是騙人錢鈔的。」王則道：「原來小娘子曾遇仙家傳授妙法，故而能將泥燭變燭，卑人不知其細，失言唐突，望勿見罪。」永兒道：「好說。」王則道：「但不知小娘子上姓？」答道：「奴家姓胡。」王則道：「住在那裡？」答道：「客官休得問我，日後自然知道的。」就把賣下燭錢收在籃中，立起來，正正衣衫。臨行之時又將怪眼把王則一睜，慢步轉彎去了。此番王則心迷了，欲要與他說話，猶恐旁人見了不雅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也罷，不免待我遠遠的隨他上去，認明瞭他的家下，再取入門之法。他說家中貧苦，我就花費幾兩銀子，何妨之有嚇。王則為人正經，婦人面上一些不關心的。今朝見了妖精，變得如此貧色，便悄悄隨他走去。那永兒明知王則跟在後邊，便把真言念動。頃刻之間，一陣風來，塵埃飛起，王則眼多閉了。少停風過，睜睛一看，訝道：「好好的官街大路，為什麼那間是荒郊野地了？你看高山密密層層，奇峰怪石如龍如虎，但見走獸成群，不見一人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走差了路了。不免回轉去尋條大路而行便了。」正要回身，只見俏佳人叫道：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子，男人隨女子好不應該。若再前去，只怕老虎要吃人的。」王則道：「小娘子，原是卑人差了。望乞指引卑人一條歸路才好。」永兒道：「客官既到此間，且到奴家少坐片時，然後回去。」王則道：「小娘子的府上在於何處？」答道：「喏，就在前邊，不多路了。這裡來。」王則道：「是，來了。」一人一妖，向前行去。到了一個莊子上，永兒立定，把手招招道：「客官，這裡是了。」走進門來，王則道：「這裡就是府上麼？」但見一所大的房屋。方才他說家中窘極不堪，看起來倒像個有田有產的富戶。走進裡邊，見一位年老婆婆走出來，春風滿面，笑道：「啊，王則，你看我是什麼人呀？」王則定睛一看，搓搓手道：「呀，我道是誰，原來就是我乾娘。」

列位，只因從前有個賈清風把姑姑認做乾娘，賈清風為了永兒染成一病而亡，借了王則的屍首還陽，此時就叫王則。這段緣故多正本《平妖傳》內詳敘的。如今《金台傳》正本略將王則之事摘敘一段，故而不及細講。列位，要知王則、永兒細底，但看《平妖傳》正本就明白了。那時王則啟口叫道：「乾娘，想我前生為了賢妹病成相思，一命嗚呼，全虧借屍還陽，今朝又得重見乾娘。」老婆婆道：「唔，姻緣前定。我的女兒尚在，今朝配你做妻，免得又是一命。如今不必住衙門中，去打點做君王罷。」王則聽說，叫聲：「乾娘，這些說話，太覺荒唐。我是個平民，不必妄想。」老婆婆道：「你若不聽我言，好好的一樁大事不得成功了。我會算陰陽，宋朝氣數將盡，早些打點罷。」王則道：「乾娘，怎奈我單身獨馬，焉能做君王呢？」老婆婆道：「你道沒有人助你麼？你的朋友金台，我也早已與他說過的了。他的朋友甚多，目下鎮江江員外家，立下英雄榜，廣招天下英雄，金山結義。你若舉動，就有英雄好漢來並力同心幫你。若說沒有人馬，我早以整備在此的了。你若不信，啊，女兒，你且把百萬人馬試與他看看。」永兒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那小狐狸變化無窮，便取出兩個小葫蘆來，那葫蘆裡面多是黃豆，念動真言，書幾道符，就將黃豆一齊撒

開。頃刻之間，一陣大風，周回就是百萬人馬了。王則一見，肉麻骨酥，叫聲：「賢妹快些收拾了。」胡永兒一齊收拾，一卒一兵多不見。王則看看聖姑姑，聖姑姑啟口問道：「如何？」王則道：「乾娘，這是賢妹妙法無窮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如今信服的了？」王則道：「信服的了。」聖姑姑道：「眾英雄在金山結義，一面撒豆成兵，真正容易。我母女二人法術多高，並且張鸞、左驍也有神通，兵馬眾多，糧草富足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」王則聽說，想道：「記得今年端午節，有一個化緣道士到我家中，自稱松雲道長，叫我門前的地穴休要填塞，省得阻住龍氣。那地潭乃是金龍穴，不日就能登基。我道他隨口胡言，故而並不介意。今日乾娘說的話與松雲相同，莫非我命中應得為帝，因此相逢賢妹乾娘？」便叫聲：「乾娘啊，乾兒若得為了天子，賢妹做正宮便了。」聖姑姑聽說，笑道：「今日良辰，沒有衝犯，就安排與你成親，省得又害相思病。」王則道：「是，多謝乾娘。」聖姑姑道：「女兒裡邊去。」永兒道：「曉得。」母女雙雙走進。再談王則坐在廳前，想道：「我看妹子容貌，從前為他染了病，一命歸天。如今借屍還陽重會，算來好一段巧姻緣。我若與他兩下為了夫婦，果然登位，乾娘恩德真是不小。哈哈，方才看妹子撒豆成兵的法術，好生利害。片刻之間，兵成百萬，神通廣大，誰能及得？想我王則，有這座靠山，何愁大事不成也！」想到其間，心中大悅。只見一個蹺腳和尚含笑走到王則面前，口稱「萬歲」，連忙跪下。王則立起來問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叫甚名字？」答道：「臣僧名喚左驍，聖姑姑就是我的母親，胡永兒是我的妹子。」王則道：「嚇，如此說來，你是國舅了。國舅平身。」左驍道：「謝吾王萬歲！萬萬歲！」左驍朝見完畢，又見張鸞到。要知王則成敗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